

林语堂和廖翠凤:要把婚姻“当饭吃”

林语堂是近现代向西方介绍中华文化最成功的中国学人之一,作品在海外的声誉很高。他和妻子廖翠凤的婚姻被视为“金玉良缘”的一段佳话。

因“吃”结缘

林语堂本人自小就是吃货一枚。他小名和乐,出生于福建漳州平和县。林太太廖翠凤,出生于厦门鼓浪屿的大户人家,当时岛上女子家学之传承中,手艺是重要一项,而厨艺正是廖氏的长项。林语堂次女林太乙在《林语堂传》中多次专门回忆母亲的厨艺。在女儿的记忆中,廖翠凤做出来的每道菜都毫不逊色于馆子的风味,甚至有过之。

在认识廖翠凤的时候,林语堂还只是一个穷学生,而且还在追求鼓浪屿另一家大户的女儿陈锦端。但廖翠凤在林语堂第一次登门做客时,便一眼相中他,据说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看他大口大口吃饭,非常过瘾。

两人成婚几天后,一合计,便把结婚证书扔到火炉里烧了,理由就是,结婚证书只有离婚才用得上,那以后就是用不上了,索性烧掉。

之后,林语堂到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廖翠凤跟着他去陪读。刚到美国的时候,生活过得紧巴巴的,但林语堂如

鸟儿出笼,外向而顽皮,自嘲像个气球,而太太内向却淡定,总不会让他飘很远。林太乙说:“母亲是这个世界的的女王。她是个海葵,牢牢吸住父亲这块岩石。她不游到大海,但她有彩色的触手,能伸能缩,可以自卫和攫取食物。”

婚后的生活

林语堂和廖翠凤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家庭结构分工。林太乙在《林语堂传》有记载:

在林语堂于书房里“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同时,廖翠凤则像一家的“总司令”,以洪亮的声音发令,指挥有关家务的一切行动。一周来一次大清扫的女工推着真空吸尘器像坦克车一样轰隆隆地向各房间“进攻”时,连在书房里写作的林语堂也要乖乖让出空间来。

“啊呀,凤呀!”有时他会嘟囔说,“等我写完再让她清理书房,可以吗?”“不行。”妻子大人说,“她吸完尘埃之后要洗厨房的地板。”

他们婚后多有迁徙,但不管这个家庭随着林语堂的步骤如何迁徙,他们的闽南胃口

永远需要女主人来填满。

林太乙回忆说,她的母亲几乎烹调了一辈子的福建大菜,除了厦门卤面、焖鸡等常吃菜之外,林语堂和孩子热爱的廖氏菜肴数不胜数。

妻子烧饭的时候,林语堂常常化身为“廖翠凤迷”,有时会闻到香味,忍不住从书房跑出来,站在旁边观看,边看边说:“看呀!一定要用左手拿铲子,炒出来的菜才会香。”

妻子不会欣赏这种话:“堂呀,不要站在这里啰唆,走开吧!”林语堂只好乖乖地走开。

把婚姻“当饭吃”

到了台湾之后,林语堂和廖翠凤住在阳明山士林区永福里一幢带院子和花园的房子里。这时候家里请了佣人,廖翠凤的家务操劳大为减轻,但她仍然时不时亲自动手下厨。比如碰上有人挑了刚刚从山上挖下来的竹笋来卖,廖翠凤中午便杀一只鸡炖汤吃,林语堂连连夸说,那是他们多年来没有尝到的美味了!

或许是在廖翠凤身边天天有好吃的,身为“吃货”的林语堂也常常在他的文字里,以



吃来作各种譬喻或阐述:

我想行字是第一,文字在其次。行如吃饭,文如吃点心,不吃饭是不行的。现代人的毛病是把点心当饭吃,文章非常庄重,而行为非常幽默。

人世间倘有任何事情值得我们的慎重将事者,那不是宗教,也不是学问,而是“吃”。

后来,林语堂向别人传授婚姻美满的秘籍:“要把婚姻当饭吃,把爱情当点心吃。”林语堂1976年3月逝世于香港。十一年之后的4月,廖翠凤在香港去世,享年九十。儿女们翻出大约四十年前父亲曾送母亲的一个手镯,上面刻了诗人若艾利一首著名的诗歌《老情人》:

同心如牵挂,
一缕情依依。
岁月如梭逝,
银丝鬓已稀。
幽冥倘异路,
仙侣应凄凄。
若欲开口笑,
除非相见时。(摘自《八闽食记》团结出版社出版)

会收到送来的“清凉礼包”或“温暖关怀”,一句“辛苦了”和一些小心意,让穿梭于楼宇间的他们倍感暖心。外卖员郑爱强分享了一次雨夜配送时的经历。他的电动车爆胎被困,恰巧路过的陈龙主动帮他转运了订单、联系修车铺,使他摆脱了困境。“快递小哥”汪国兴所在社区得知他的孩子放学无人照料,主动协调辖区公益托管班为孩子提供临时看护,让他跑单时无后顾之忧。

“飞毛腿”团队的故事,远不止于好人好事的叠加。在新光社区相关负责人看来,在尊重这群青年工作节奏和公益意愿的前提下,社区应当对他们进行一些鼓励表彰和资源倾斜,让他们收获更多价值认同。

外卖员郑爱文是“飞毛腿”团队的负责人,当记者问起“你们平时工作很忙,为何还愿意抽时间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时,他说:“这是一种‘被需要、被尊重’的归属感,也是志愿工作的动力来源。”(摘自《中国青年报》陈子馨等/文)

队主动承接了“爱心送餐”的接力棒,他们建立了“一人一档”服务档案,准时上门。28岁的外卖员杨智每天会送一份特殊餐,但这份餐的目的地不是写字楼,而是78岁独居刘大爷的家。他不仅每天准时送达“爱心午餐”,还常常顺路捎来降压药,叮嘱服用剂量。

27岁的外卖员王杰得知结对老人突发牙痛,利用订单间隙跑遍3家药店,终于买到指定的止痛药。接过药品的老人眼眶湿润:“这孩子,比我亲孙子还急。”

截至目前,团队已累计配送爱心餐1986份,完成代寄代办、代购等贴心服务253次。电动车后座上的保温箱,装载的不仅是热乎的饭菜,更是一份善意。

善意流动,互帮互助

“飞毛腿”队员们这份朴实的责任感,也吸引着各方的关注与支持。在盛夏的烈日下或寒冬的街头,队员们有时

一群“飞毛腿”的暖心副业



傍晚6点,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某小区门口,外卖员郑爱强抬头时恰巧发现,一缕青烟正从5楼的一个窗缝里悄然飘出。他赶紧拨通了繁阳镇新光社区负责人的电话:“3号楼5楼西户,怀疑有火情!”一场火灾就这样被及时化解。

而这也是“飞毛腿”新就业群体青年志愿服务队日常工作的一个缩影。

穿梭社区,构筑安全网

“飞毛腿”新就业群体青年志愿服务队是由32名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组成的队伍,平均年龄仅28岁,在工作之余,他们干起了暖心“副业”。

“飞毛腿”队员们依托全天候穿梭社区的工作优势,构建起了一张覆盖广泛、响应迅速的社区“流动安全网”。24岁的队员徐永航为一对一帮扶的李奶奶送餐时,老人迟迟未应门。他紧急联系社区,为突发低血糖晕倒的老人争取到宝贵的抢救时间。

松动的井盖、损坏的路灯、堆积的杂物等可能被忽视的城市细节,也逃不过“飞毛

腿”队员们敏锐的眼睛。30岁的网约车司机陈龙在接送乘客途经阳光花园小区时,注意到一处井盖异常。他立即停车,拍照上传发给社区,并搬来共享单车临时放置在旁警示。维修人员在当天下午就完成了加固。

陈龙从长期接送乘客的经历出发,注意到小区主次干道夜间照明不足,行人与车辆通行风险较高,便建议增设反光标识。社区采纳建议后迅速施工安装,安装后夜间出行安全事故发生率显著下降。

爱心送餐,是温暖也是陪伴

针对辖区内20余名孤寡、高龄、行动不便老人的就餐难题,新光社区团支部牵头发起“爱心送餐”项目。“飞毛腿”团

全员拍短剧,河南古村火爆出圈

一个拥有600年历史的中国古村已成为微短剧拍摄中心,几乎所有村民及其饲养的牲畜都参与其中。据报道,名为“袁桥村”(如图)的古村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因许多微短剧都在此拍摄而在社交媒体上声名大噪。

近年来,网络微短剧在中国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5》显示,截至2024年12月,中国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500亿元,用户规模达6.62亿。这是一种相对较新的艺术形式,也被称为“电子榨菜”,剧情推进迅速,拍摄制作成本通常较低,且大多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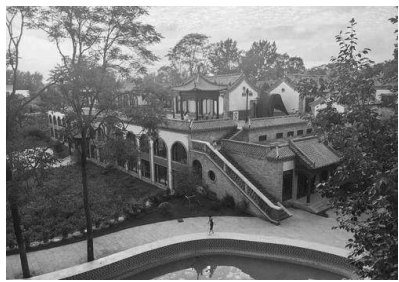
演员没有经过专业培训。

袁桥村的历史可追溯到明朝初期。2023年,该村因拥有古戏楼、避难碉楼等古建筑和古树而入选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该村约有380户人家,1600多名居民。

2024年,一个剧组偶然来到这里,发现这个古色古香的村庄无异于一个“天然影棚”。最初,村民们只是看客,但在一名70多岁的村民领着十几个老伙计向导演毛遂自荐并因其表演出色而受到赞扬后,他们就开始经常参与拍摄。迄今为止,已有50多部微短剧在该村拍摄。其中一

部小成本微短剧的全网播放量超过3000万。从几岁的孩子到70多岁的老人,该村几乎所有村民都成为群演。他们一天能挣百十元。甚至村民们饲养的鸡、鸭、鹅等家禽和驴等家畜也常常充当“演员”。据说有一头驴每天的片酬高达500元,因为它擅长拉车。

当地的一名女村民表示:“我觉得演戏并不难。我可以自豪地与朋友们分享这种经历。”一名60多岁的男性村民说:“我过去用手拿锄头,现在我用手拿剧本。”该村党支部书记表示,2025年该村集体收



入400多万元,其中微短剧相关收入就占到20%。他说,以前村里的年轻人往往跑到城市里去打工。近年来,他们中许多人已经返回村里,因为这样能够在村里赚钱的同时还能照顾家人。在中国,并非只有袁桥村因成为微短剧热门取景地而闻名。山东省青岛市北梁家庄等地也已成为微短剧拍摄“基地”而火爆出圈。(摘自《环球时报》1.24)

未收入《傅雷家书》的最后家书

我在香港《明报月刊》1968年3月号上意外查到傅雷致傅聪前妻扎弥拉英文书信一封。此信未收入《傅雷家书》,未署写信时间,从信的内容推断,应作于1966年8月间,即傅雷夫妇9月3日饮恨弃世前夕,当为傅雷最后的家书,弥足珍贵。信中情真意切,对孙儿的爱溢于言表,又隐含对“文革”的不满。现把当时采访傅聪,后成为“香港第一健笔”的林山木(林行止)对此信的中文节译转录如下:

……任何有关临霄的事都使我们大为兴奋,特别是妈妈,自七月以来她就一直计算着日子。再有一个月就是临霄的生

日了;再过三个星期就是临霄的生日了……昨晚她说:“就只有三天了。”就像孩子真的跟她在一起生活似的。

你看着孩子一天天地长大,是多么高兴啊!想着我们的孙儿在你的客厅、厨房,看着我们的照片,认识他遥远的祖父母,又是多么动人的情景!

可是,我看绝无希望有一天会见到他,拥抱他,把他抱在膝上了……妈妈倒是相信会有这样的日子,但我却不这样想。不必多谢我们的编织物,妈妈总是感到歉仄,只能以这样的小东西来表达对孩子和你的深爱……

我们等待着临霄两岁生日会的照片。如果我们能收到他的面圆圆的照片,我们会多高兴呀!

生活到处都困难,我们要不断地“改造”自己,要克服每一点一滴传统的、资本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情感及积习。我们必须消灭一切古老的生活哲学,古旧的社会规范。……

我只能每次阅读五分钟。报纸上的长文章都是妈妈给读的。这封信是经我口述由她打的……非常想念你们。

爸爸妈妈
(摘自《拾遗小集》陈子善/著 海豚出版社)

“超级工程”的建造密码

朝阳门外大木厂和崇文门外神木厂存放,并进行预制加工。

诏书下达后,工部尚书宋礼就风尘仆仆地奔向湖南、两广辽阔的深山密林,还要造船和疏浚水道,再回来已是13年后。

中国古人早就在建筑中使用了标准化结构,比如廊、柱、斗拱、台基,都可提前做好预制件,到现场组装。建筑就像家具,榫卯相合,天衣无缝。所以,木作又分为大木作和小木作。大木作负责建筑结构,小木作负责装修和家具。室内与室外、居住与生活,在木质的香气中浑然一体。北京五大厂,即崇文门外的神木厂、朝阳门外的大木厂、顺治门外东边的琉璃厂、顺治门外南边的黑窑厂、城内的台基厂,都是生产和存放预制建筑材料的加工厂。

比如斗拱,作用是分解大屋顶的压力,同时具有美观功能。为了方便制造和施工,式

样已趋于统一,尺寸也走向规范化,甚至成了衡量其他建筑构件的基本单位——将拱的断面尺寸定为一“材”,这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材分制度。“材”,成了衡量柱、梁、枋等构件的基准量词,进而可以推算出宫殿房屋的高度、出檐的深浅等。这种材分制度在当时世界上堪称先进的“模数制”。

学者认为,“中国传统营造,是唯一将模数彻底实践出来的建筑系统,在唐代见端倪,在宋代成熟。很难想象,一座房子、一套家具、一组屏风、一张画轴、一个窗,说玄一点,包括透过窗牖所见的院子风景,都和模数有关”。而紫禁城,又是整座北京城的模数。

没有这种模数制,不仅朱棣重建北京紫禁城不可想象,像长城这样的超级工程就更会成为痴人说梦。(摘自《故宫六百年》祝勇/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诗经·大雅·『明哲保身』是保什么》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在古典文献中,“身”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概念,但它指的不是我们这个血肉之躯的“肉身”。比如儒家讲的“修身”就不是修“肉身”,而是道德上的长进和养护。明代王艮在《明哲保身论》中说:“修身立本也,立本安身也。”可见明哲保身当中的“保身”其实讲的是道德上的修身。其次,生物意义上“肉身”也是要为德行服务的,即“肉身”经过道德上的“修身”,就能为“保国”“保天下”这样的宏伟目标的服务了。王艮说:“知保身者,则必爱身如宝。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人爱我,则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后能保天下矣……知保身而不知爱人,必至于适己自便,利己害人。人将报我,则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若夫知爱人而不知爱身,必至于烹身割股,舍生杀身,则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君父哉?”

由此可见,“保身”完全是修身的含义,“明哲保身”发展成为贪生恶死倒是义理之外的事情了。(摘自《联谊报》谊名/文)